

# 夏季故事報導營

小隊輔／

卓紫嵐 臺灣藝術大學

吳承安 成功大學

范鈞評 臺灣大學

蘇建中 義守大學

吳映嬋 世新大學

李孟庭 內湖高中

學員／

李品毅 嘉義高中

富琮翔 育成高中

林芝蓉 金陵女中

劉育汝 彰化女中

銀珮汝 政大附中

施燕双 彰化女中

廖慧好 東山高中

張家瀚 民生國中

蘇真儀 昆山中學



# 貢寮·水梯田

撰文 | 銀珮汝 廖慧好



雖然扶稻很累，可是我們仍然很開心能夠親身踏在田地裡，感受腳底下的生命氣息。

貢寮區屬於濱海丘陵地形，一邊面山、一邊向海。從三貂灣延伸出去的是太平洋，也是大陸沿岸流和菲律賓洋流交匯的黑潮帶，海洋資源相當豐富。層巒起伏，在迎風面上可以清楚看出一波一波的山峰朝西南方向前進。而連接海和平地的是長長的一片金黃沙灘—福隆沙灘。福隆沙灘是由雙溪河沖積出來的沙丘與沙嘴地形。雙溪河口在河流與海洋的交互作用下堆積出沙嘴地形，區隔出內河與福隆外海。





颱風過後，巡水路上的樹倒下，影響行走。為了讓張守隆大哥年邁的父親可以方便巡水，我們同心協力清除路上的殘幹。



貢寮一帶沒有太多的工廠，只有未來尚不可知的核四廠；興建核四廠讓貢寮聲名大噪，每年的海洋音樂祭也將這個安靜的東北角海岸一角，搖身一變成為熱鬧的音樂決勝場，平常貢寮是個僻靜的海岸鄉。一動一靜當中，其實貢寮人一直在默默地為環境奮鬥，這是一個綿延不絕的過程，並非每年來了又走的事。

除了1980年代中期開始的漫長反核自救抗爭運動外，另外有一些人，以其他方式投入環境永續的行列，守護貢寮的土地；他們親身力行，實踐人與生態共生的農漁業，我們有幸認識了這其中的張守隆大哥。他帶領我們巡視水源，在這過程當中耐心教導我們如何使用利器伐樹，清除颱風過後的敗樹殘枝，整理出一條安全的巡水路徑。我們在一段山路遇到了約三至五棵樹倒落，第一眼看到的時候滿是惶恐，因為不知道該從哪棵樹、哪個方向下手。經過無數次砍樹、與同伴們一同拉著砍斷的樹往山下丟，我們才整理完這一小段阻礙我們前進的障礙物。汗如雨下是真實的！但聽到守隆大哥說：「平常都是他高齡七十歲的爸爸獨自做這些我們正在體驗的事。」心中難免惆悵。一個年輕人做勞力的工作已經是如此疲累，更何況是一個年長者。我不禁很想知道驅使他延續下去的動力。

位於新北市貢寮區的內寮山區，傍著雙溪河毫無汙染的水資源，貢寮水梯田具有獨特動物、植物及昆蟲，是森林及濕地生態系的交界帶，多樣性十分豐富。目前有十戶農民使用有機生產的方式，積極保育水梯田中的生態，也努力復原已荒廢之水梯田涵養水源的功能。

台灣的水梯田所剩不多，只有新北市、花蓮縣及台東縣還仍具有水梯田的耕種模式。位於貢寮內寮山區的水梯田，以不會破壞山坡構造的方式，順著山的形狀，將坡地開墾成梯田，引雙溪河的水灌溉，既不傷害山林，同時替依靠山林而活的動植物留一個家。

第一次來到水梯田，我感到很興奮又有些害怕。興奮的是這是我第一次看到水梯田和許多可愛的小動物，而害怕的是接下來的任務：除了巡水，我們還要下田扶起被颱風吹倒的稻子。對於喜愛大自然的我，下田不是一件難事；但下田後能否不破壞稻子的生長就真的是一件難事。

聽完守隆大哥講解扶稻的方法後，我迫不及待地拿了一支竹竿往田埂走去。一開始，我不太能掌握竹竿，可能是因為長度太長或著是我角度拿捏得不好。但經過一連串的失敗後，我漸漸找到手感，而且越扶越起勁。後來因為速度太慢，我更直接下到田裡用雙手





守隆大哥教我們如何站在田埂上用竹竿將傾斜的稻子扶起。



不習慣在水田裡行走，每一步都需要慢慢踏實了才得以前進。扶稻過程中不斷彎腰，換來一陣痠麻。

#### 資料來源：

1. 環境資訊中心 <http://e-info.org.tw/>
2. 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 <http://www.forest.gov.tw/>
3. 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 <https://sites.google.com/a/eeft.org.tw/eeft/home>
4. 【貢寮·水·梯田】<http://kongaliao-water-terrace.blogspot.tw/>
5. 台灣溼地網 <http://wetland.e-info.org.tw/>
6. 上下游News&Market新聞市集 <http://www.newsmarket.com.tw/>
7. 貢寮人社區報 <https://sites.google.com/site/knews5/>
8. 中研院地理資訊科學研究專題中心 <http://gis.rchss.sinica.edu.tw/>



張守隆大哥帶我們巡視水路，一路上為我們介紹山林裡的植物。圖為守隆大哥切開黃藤，黃藤內有甜甜的液體，很適合爬山爬到一半就地取材解渴。

扶，真實體驗務農人家的辛苦。一彎腰下去時，毫無痠痛，但一挺直腰，換來的是一陣麻麻的感覺，頗不舒服。

在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的輔導下，有十戶的農民跟基金會合作，強調生態保育、有機耕種及特殊稻米品種的種植，從翻土、插秧、除草到除蟲、收割、培育秧苗，全程都使用人力和獸力。因為梯田面積不夠寬廣，無法使用機器；為了保育與水稻共生的生物，不使用農藥，雖然產量有限，販賣的單價較高，仍得到許多人的支持，就像世界衛生組織推動的：「購買一樣產品時，是購買產區所付出的勞力，及環保耕種下的生態保育多樣性。」

稻田裡動物與植物共同生長，好似一個大家庭。在不用農藥、堅持生態多樣性的結果下，水梯田生態的多樣總令人眼花撩亂，儘管只耕作一期稻作，水梯田從來就沒有閒置。截至2013年初，經過三季的調查，紀錄到水田中伴生植物30科56種、田埂生長植物73科195種，翻耕後成為有機質肥料，豐富多樣的植物建立了食物金字塔的穩固基礎。目前的調查結果共有魚類4科5種、蝦蟹類3科3種、螺貝類7科9種、水生昆蟲9目33科101種，在此共生，各取所需。不論是這種特殊的耕種方式，還是有機耕種下得以生存的各種昆蟲，貢寮水梯田都是台灣不能缺少的獨特文化，是需要大家共同努力經營以及延續的。



# 實在而溫柔的反抗

撰文 | 卓紫嵐 李孟庭 吳承安







翻越山的另一頭，一個截然不同的風景入簾，一股清新而乾淨的空氣撲鼻，一段鮮為人知的故事，在一位看似平凡，卻一點也不平凡的男人的身上，依循四季，跟隨自然，靜靜地，靜靜地的發展著……。

貢寮水梯田是一種跟水資源很緊密的人為地貌，透過水圳引水於山澗坑溝，水流經過灌溉，又回到溪流，再流至大海。因為水梯田存在，提供森林與溪流生態系生物擴散的緩衝空間，也孕育了豐富生物棲息其中。但是這樣一種和自然緊緊連結的地形景觀，在貢寮卻僅僅只有十戶人家仍從事耕作；而張守隆大哥便是其中一戶，隨著節氣變化，堅持與生態共生，然後默默付出。

張守隆大哥，一位堅守著「與自然共生」，總是掛著靦腆微笑的水梯田守護者，從水稻的種植、養蜂、蔬果栽培、養殖漁業，秉持一貫的原則，便是共生。大哥說，大自然不只是屬於人類的，地球只有一個，如果人們不重視環境，我們還有多少使用期限？

其實，「共生」這樣的口號充斥在生活上每一處，教科書上也許用一整個單元去詮釋、去強調它的重要性，卻有多少人，多少與土地，與生態息息相關的業者，真的照著他們的口號和文宣踏實的執行？守隆大哥也許不富有，但堅持為環境做點什麼。豆大的汗水一滴滴落在田埂，彎腰拾一把飽滿下垂的穗，抬起頭，滿山谷的金黃，深呼吸，多香甜的空氣。不多話的守隆大哥讓我們身體力行，用雙手，用雙腳，用全身去感受這片土地，這是和我們最親近的土地，是我們每天每天生活的土地……。



守隆大哥眼神專注，領著我們一同開路回到水源地。



水源是淨土的心臟，讓這片土地充滿生命力。

而提及貢寮過去與現在的差異，守隆大哥笑著說：「其實也沒有差多少啦！只是以前的泥土路變成柏油路，變大條了！其他的，沒什麼不同！」原先，我們以為核四廠的存在會改變生活的方式，但是對這裡的人而言，沒什麼不同，也許帶來了環境或生態上的破壞跟污染，但日子還是一天天過，他們還是他們，依舊延續著傳統的農耕，身為農夫與漁民的他們繼續保持自己的節奏，甚至比任何人都還要忙碌！也正因為如此，認真生活的身影反而成為對於體制價值最好的反抗，透過身體力行，落實所信念的價值，過理想的生活，這是貢寮人最實在也最溫柔的反抗。

我們經常說：「為了開發，犧牲是必然。」而這些犧牲都被導向一個美好未來，一切都是為了這塊土地上的人好，但「人」真的變得比較「好」嗎？曾經，灣寶抗爭的洪箱阿姨如此說道：「我要把我的土地留下來，讓我的後代有米可以吃……我做田的只會做田，你做醫生的就做好醫生，我們彼此尊重，這個社會會很和諧的！」

也許「尊重」可以間接解答上個問題，因為我們總是太習慣著眼於因著開發所帶來千分之一的便利，卻忽視那可能是犧牲某些人百分之百的生活而得。更甚的是所謂的便利，真的有讓我們更幸福嗎？

但我們卻經常在守隆大哥的身上看到滿足，看到能夠讓家人吃得健康的笑意，看到水梯田裡越來越多小生物的快意，看到他的眼神裡總是閃耀著光亮，因為他正努力的往夢想前進，夢想著人與環境都能共生共榮。

鼻頭峽的造型像手的虎口，而貢寮就位於掌心的位置，雙溪河是動脈，一路向上游探去，孕育溪中富饒的水中生物，灌溉如同肺葉般的水梯田，順著傾洩而下的水聲往前巡，來到水源地，宛如這塊淨土的心臟，水流動而生生不息。土地無語但溫柔的豢養我們，在土地上的人也安靜而認真的對待一切自然萬物，那久居熱鬧滾滾的都城的我們呢？被什麼豢養著？被甚麼樣的價值而感動？

「你久居熱鬧滾滾的都城 詩藝呀！人生呀！社會呀！已爭辯了很多 這是急於播種的春日 而你難得來鄉間 我帶你去廣袤的田野走走 去領略領略春風 如何溫柔地吹拂著大地」（吳晟——我不和你談論）

請離開書房，一起來水梯田走走，一起被豢養、被感動。



# 回歸水梯田

撰文 | 范鈞評 蘇建中 吳映嬋



張守隆大哥帶領我們一步步巡視水路，檢查颱風後的灌溉管線是否有毀損。他笑臉盈盈地宣告我們到達水源地。

耕種水梯田是一項累煞人的苦差事。初次來到貢寮的梯田，經過一陣詢問，才知道原來水梯田有著延緩降雨洪峰、蓄水與提供生物生長環境等有利水土保持的優點，只是現在這邊的水梯田因棄耕者眾而逐漸減少，而張守隆大哥和他的父親，目前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合作，以無農藥的方式繼續耕種水梯田；由於前幾天稻田遭颱風掃過，我們第一天的工作便是把要被吹得東倒西歪的稻子從水裡扶起來，以免稻穗浸在水中時間過長，因而發芽。第一次與守隆大哥會面，但這個不曾相識的面孔卻讓人感到親切。雖同時需兼顧種植與嚮導兩項工作，守隆大哥在交談間總能夠耐心回答我們無數個問題，然而一旦開始田裡的工作，他的眼神就變得極為專注，他一一細心照料每株稻子，像是照料自己的孩子一般。

我們剛開始踏入了水梯田的泥土中，身體力不從心，每踏出一個腳步就像要摔倒一樣，光是扶第一層的稻子就花了我們好多時間，腰持續在田裡彎五分鐘便感覺快被折斷了。在扶稻的過程中不時會看到生物在裡頭棲息著，有時我們甚至會不小心踩到這些生物。守隆大哥說：「運氣好的話，甚至還會看到受保育的鉛色水蛇呢！」我們想這代表著這片土地是多麼的乾淨而未遭受汙染，才會居住著這麼多的小動物吧！在工作之餘，有時候我們累了想稍微站著休息片刻，此時總會有涼爽的微風吹來，風吹動稻子，並同時帶走我們的疲憊，突然間，我們似乎微微領略到守隆大哥看著稻子眼神。某些片刻，我們在一片剛被扶起的翠綠稻子中喘息，對著稻子說話，盼望他們趕快長大。



當我們赤著腳在田埂上、走在作物間以及與守隆大哥相處，我們才體會到土地想要給我們的啟示，它能容納我們，同時提醒著我們責任的意義。

因為害怕蘇力颱風將大樹吹倒，毀壞灌溉用的水管管線，隔日我們跟著守隆大哥沿著水路一路巡視，也順便清除倒臥在巡水路上的枝葉與樹幹，直至水源地。山區水梯田的水源都是過去靠著人力扛著水管一節一節接到水源地，因此必須要時常上山反覆檢查管線是否有毀損。一路上果然看到許多樹幹橫躺在林道上，讓我們花費許多力氣才將它們移開。在走到水源地前，我們也看到許多已棄耕的水梯田痕跡，守隆大哥說在他小時候整個山頭皆是水梯田，但現在卻只剩下寥寥幾戶持續在耕種。看著守隆大哥在水梯田裡怡然自得、眼睛閃閃發亮，耐心教導我們水梯田的生態、知識等，你可能會以為他從小到大都在務農，享受著田園樂趣。但大哥小時候其實並不怎麼喜歡種田，每年收割時更想拔腿就跑。大哥說小時候一想到收割要收一個月，都會怕呢！再次回來貢寮，大哥想法很不一樣了，不僅珍惜，也更喜歡在水梯田耕作的田園生活。

守隆大哥年輕時曾到台北打拚，做的是水電，後來因工作負荷大導致身體不適，才回來貢寮替父親務農，和父親一起耕作這片水梯田。剛回來家鄉的守隆大哥對於貢寮的一切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有一段時間沒有接觸農作，有很多地方需要再次詢問長輩並熟習農作的技巧；熟悉的是這裡的環境並沒有改變太多，和他小時候的記憶相去不遠。回貢寮後守隆大哥不但身體變硬朗了，心境也開出另一番曲徑，對於生活樂觀開朗，也更加自在。回歸梯田之後，大哥透過身體力行重新去認識這一塊土地，再也不像小時候只為了種出農作而耕種，而是去瞭解這片田、了解田裡的生態。





一層一層的水梯田具有延緩降雨洪峰、蓄水與提供生物生長環境等有利水土保持的優點。

回貢寮種植農作不久後，林務局與人禾環境倫理發展基金會合推動水梯田復耕計劃，人禾前來與守隆大哥合作。大哥開始改變水梯田的種植方法，從原本有噴灑除草劑等農藥的耕作方式，轉成為有機農作。有機農作就是友善耕作，可以使田中的稻作和其它動植物共生。這樣的改變雖然需要花費較以往高出數倍的時間與體力，且農獲量並不會因此提高，但守隆大哥甘之如飴。種植方法的改變讓大哥了解到這片水梯田並不是只是種植人類吃的食物，還有很多動植物也是靠這塊田生活下去的。身為水梯田的耕種者，守隆大哥感到非常驕傲。

當我們赤著腳在田埂上、走在作物間以及與守隆大哥相處，我們才體會到土地想要給我們的啟示，它能容納我們，同時提醒著我們責任的意義。我們感到守隆大哥已與這片聚落和土地合為一體，點點滴滴地將更深遠的事情透過身體的勞動讓我們知道，其中包括了關懷、珍惜。我們踩踏過同片田、吃著一樣的午飯、走過同樣的水源地，並抬頭看到同一片天空。現在守隆大哥依然堅持有機農作，也會秉持這樣的耕作方法持續下去，希望可以教育不了解水梯田的人，也希望有更多人看到貢寮水梯田的生物多樣性、珍稀性。守隆大哥相信，這樣的堅持不僅僅是要對得起這片土地，也對得起自己，以及生活在這片土地上的人。「我不知道有沒有人願意在我之後接下這份責任與工作，但是我現在在做了，我在付出心力，這比較重要。」守隆大哥在與我們的交談間夾雜著臺語以及國語說出這句話，成了我們心底難忘的記憶。